

生活和杂念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 年网络写作

春天的故事

黄 闻

初春的花园是美丽的：那嫩黄的小苗，晶莹的露珠，和煦的春风，宛然是一首无韵的诗，一曲无谱的歌。我总喜欢在这春燕呢喃之时，带上一本书，坐在花园里，静静地聆听春天的声音。

一天傍晚，我依旧坐在那条我最喜爱的长椅上。因为长椅旁边，有一簇茂盛的迎春花。幼嫩的芽儿缀在枝条上，就像嵌在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鹅黄嫩绿的音符，谱写着春天的乐章。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一串银铃般的童音融入了这篇欢快的乐章。原来，是不远处的白杨树下，有一群小女孩正在跳橡皮筋。于是，那个春天，我们都能在花园里相遇。然而同时，我也分明感受到，还有一双眼睛也正关注着这一群快乐的小精灵——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

一天，我发现了藏在迎春花丛后的它：美丽却没有一丝灵气，眼底聚满的只是一泓黑暗与混沌。它的主人是一个身着灰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她正躲在迎春花丛后“看”其他小伙伴们跳橡皮筋。虽然她有一张几乎没有瑕疵的脸庞，但那茫然的眼神始终

停留在一个方向——那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的方向，“二八二九三十一……”，

第二天，还是这样。

第二周，依然是这样。

.....

音符似的迎春花已经悄然绽满了整条“五线谱”。春风拂过，“五线谱”轻巧地摇摆起来，摇出一阵欢快的嬉笑声：“三八三五六，三八三五七……”

终于有一天，跳橡皮筋的小精灵们也发现了这双眼睛。

“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你也会跳橡皮筋吗？”

一连串的问候之后是一段沉默。女孩们似乎发现了她的瞳孔，一个小女孩伸出手在她眼前晃了一晃，霎时，大家明白了一切。她仿佛也感受到了大家的变化，把头深深埋进了灰色的衣领。一个看上去稍大点儿的小女孩拉着她的手说：“走，跟我们一起玩吧！”

“我……我不会跳。”

“没关系，我们教你。”

“对！我们教你！”

“哎，你还没有说你叫什么名字呢？”

.....

从那天起，花园里时常可以看见一个身着绿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在许多小伙伴的簇拥下，蹦蹦跳跳地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兰花开二十一……”那簇茂盛的迎春花也依依摇摆着一曲曲交响乐为她伴奏，“……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一朵迎春花迟疑了一下，从枝上滑落下来，悠悠回旋，仿佛在诉说这个春天的故事。

融

黄 闻

父亲的手很暖。记忆中，似乎父亲每回牵我的手时，我总感觉像武林高手传授内功似的，有一股暖流从父亲的手上传过来，流进我的指间，流过我的掌心，慢慢地传遍全身。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如久旱遇雨的小苗般活跃起来。所以，只要有父亲在身边，我从来不怕冷。

现在，时值初冬。气象台早就通知了今天冷空气南下的消息。我抱着热水袋坐在阳台上，透透清晨宜人的空气。不知不觉地又想起了父亲那双温暖的手。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江南水乡很少下这么大的雪，把我们一群小顽童都乐坏了。一夜之间，高枝上、矮丛中都像开满了茂盛的梨花。我坐在窗边的写字台上做作业，心思早已从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赞叹中溜走了，这会儿正骑着哪片雪花优哉游哉地兜风呢，说不定早就飘到喜马拉雅山那头去了。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当我发现他时，他已经站在窗边了。父亲对我的功课要求十分严格，以致我有些怕他。这会儿做

作业走神了，更是没“好果子”吃了。我赶紧从喜马拉雅山回到“庐山瀑布”。父亲站在我身后，把头探出窗外说：“别写了，走，我们玩雪去……”

“乌拉——万岁！”我高兴得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一把拉起父亲的手就往外跑。父亲顺手抄起椅背上我的羽绒衣，笑呵呵地任由我拉着走。那浑厚而富有磁性的笑声盖过了母亲心急火燎的叫喊：“慢点走，小心别冻着……”

我拉着父亲的手跑到雪地上，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罩上了那件羽绒衣。虽然刚出门时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但现在已经被我顶回去了。我知道那一定是父亲把他身上的温暖传给了我——经过他的大手，我的小手。

我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学着鲁迅先生小时候的玩法：装一个圈捉小鸟（父亲教的，可惜一只也没有捉到），却引来一大群小朋友。父亲一改平日严肃认真的样子，倒成了一个雪地上的孩子王，乐得我们又是喊又是闹，又是跑又是跳，还咧着嘴儿一个劲儿哈白气。

父亲拉过我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心疼地说：“刚才忘了戴副手套出来！”他把我的手合在他那双宽大的手掌中。我立刻感到不仅是手，而是浑身畅快，身体里的细胞都像在跳华尔兹。

“还冷吗？”父亲问。

“一点都不冷。”我想我当时的脸蛋一定笑开了花——红红的，就是那种冬天里开得最鲜艳的腊梅。这时，一朵美丽的小雪花轻轻地落在了父亲的头上，我看见一小道亮白在父亲的发丝间闪烁，不知那究竟是顽皮的雪花，还是……我没有多想，踮起双脚，抽出一只小手。父亲则很默契地蹲下身。

那真的像一幅画，我把它取名叫《融》：一片晶莹洁白的雪地上，一对父女相互依偎着。雪花在他们周身飞舞，有的已经被融成了滴滴雪水，汇成了汨汨暖流。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为每一个冰封的心灵捎去一丝暖意……

女孩子的花

黄 闻

我总是认定：身为女孩，若没有梳过辫子，实属人生一大憾事。而我恰恰就是一个没有梳过辫子的女孩，因此感慨也就很多。

幼儿园时的我，图方便就剪了一个清汤挂面的头，还这儿翘那儿翘。看见其他小女孩都梳着羊角辫，仿佛头上有朵漂亮的小花，谁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不禁羡慕极了。

于是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妈妈三下五除二也替我扎起了两只“小羊角”。我满意地摸摸扣紧的橡皮筋，拨拨两簇短短的发束，心中勾勒着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小女孩穿着花裙子，套上长统白袜，脚登红色小皮鞋，头上两只小辫子，各用绸绳扎个结。她一蹦一跳走在街上，两只小辫子就像在女孩子头上开出了两朵小花，引得蜂蝶翩跹而至。头上的绸结随着她一起跳动，不正是两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吗？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

我这样想着，迫不及待地到了幼儿园，可我发现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招来小朋友们的赞叹。而园里的老师则轻轻摸摸我的头柔声说：还是以前可爱，像个小男孩。

那个时候的孩子，大多惟师命是从，老师一句金玉良言，胜过父母百般苦口婆心，甚至自己幻想已久的女儿梦。我解开了辫子，任由发丝一根根挂到耳垂，继续做一个不梳辫子的女孩。

“橘子皮”一顶就是七八年，我也早习惯了。可每每看到别人的马尾辫高傲地一甩一甩，乌黑光亮的麻花辫长长地飘逸地垂到胸前，总感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辫子是女孩头上独有的一朵清丽淡雅的小花——我仍然这样认为。若有机会，我会续上我童年时的梦，做一个真正的女孩，尝尝梳辫子的感觉——那该是怎样一种幸福的感觉啊！

我不奢求能拥有虞姬那乌檀木般的三丈青丝，也不妄想凯尔那尼罗河水似的潺潺金发。我只要足够扎起一条低低的马尾辫搭在肩上，挑一对自己喜欢的发夹，夹于两鬓，每天在窗台边对着镜子梳理自己过肩的长发，嗅着头上女孩子散发出来的幽幽发香，心愿足矣。

那年夏天，街上开始流行清爽型的短发。我们班那群赶时髦的女孩子一个个都像急着去应征入伍似的，纷纷效仿我的发型把头发剪了。她们知道我从从小就剪短发，戏称：我妈有先见之明，从小就让我领导起九十年代发型新潮。我觉得好笑却笑不出来，尴尬地咧咧嘴。内心深处仿佛有个什么东西被唤醒了，复苏过来。童年的一点一滴像一颗颗闪动的珍珠拖着一条晶亮的光带，从高处落到记忆的平面上，弹起来，跳动了几下，咕噜噜滚向了更远的地方……

如果小时候我把拥有一头长发，梳起一朵辫儿花，作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的话，那么现在的我似乎开始慢慢接受这头陪伴了我十五个春秋的短发了。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是今夏流行色的缘故，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已经放弃了童年时那个纯真无瑕的女儿梦而慢慢地被现代社会的新新浪潮冲得污浊了。我想：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孩子。

不错，我曾经有过梦想，现在又快有新的追求。就把梦中那

朵女孩子的花风干吧！让它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日记中。也许少年以后，当我再打开它看的时候，会觉得它依旧那么娇艳，那么美丽。

哦，这女孩子的花，我的辫儿花！

在那遥远的地方

惑 者

苏联是个历史名词了，就像购粮本、布票、油票什么的，过时了却没被忘记。老妈说起这个词也像是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连缅怀带美化，连暴力的皮鞭也成为爱情的呈堂证供。

好像也是夏天，那一年书店里的世界地图卖得格外火。因为苏联地图将成为绝版，这个“绝版”的词有些像某位要退隐江湖的红歌星准备嫁人，从此不再与广大歌迷相见而最后攒上一把票子的广告词。从此进入中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寒流从那一年开始改国籍换护照。那年夏天，中国人像往常一样早起送孩子去幼儿园或者挤公车，可是苏联解体的消息让那一天变得与往常不一般了，每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回家后就会翻出发黄的照片，巨变之中的苏联想想不到，自己的脱胎换骨会成为千里之外不相干的中国人今晚饭后的伤感的谈资。

那一天听老妈忆当年，话说那一日，她在寝室温书，有女生惊惶进来说，“扫盲”的来了！于是桌上的书也来不及收拾，老妈跟着那几个女生从宿舍的侧门踉跄而逃，没承想迎面是另一队

扫盲人员杀气腾腾而至，领头的是系里的宣传委员，面露凶光，撸着袖子，只差手提一根哨棒，于是这几个女生掉头狂奔上楼，见一个开着门的寝室就冲进去，锁上门哀告屋里的人，千万不可开门！不可出声！她们这是干吗呢？原来老妈上大学时学校里风行扫“舞盲”，也就是要让每位同学都会跳、善跳交谊舞。

北京钢院这样的工科学校本来女生就少得数得出数儿，像大熊猫一样珍稀。老妈这样长睫大眼、皮子雪白的南方女生更是如银杏水杉等活化石一般众人瞩目，遗憾且稀奇的是，老妈视跳交谊舞如砍头，于是常常在周日上演一出大逃亡的活剧。

我对老妈讲述的什么熄灯以后在厕所看书的事迹不当回事儿，对这一段扫舞盲的历史却很不争气地心向往之，那是个什么样美好的年代啊，连跳舞都纳入学校的纲领之中，多么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学校领导们啊。想象着林阴道上抱着书的身姿定然是曼妙的，想象着戴厚眼镜的脸孔定然是优雅的，我抽抽鼻子，似乎嗅到了浓厚的艺术气息。

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
掀起一片麦浪
——前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

还有布拉吉棉布长裙，那种旋转在每个少年的梦里的长裙，纤细的腰，长长的柔软的裙摆，白色的布面上或含苞或怒放的细碎花朵，没有一朵是凋谢的姿态，没有一朵不是含笑的模样。当然，面对着我光怪陆离的一身儿长长短短的打扮，老妈缅怀那种洒满小碎花的裙子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可是看过老妈大炼钢铁以及在干校劳动的玉照以后，我想，在与苏联老大哥决裂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坚定红到底的日子里，革命同志们都会在心底藏着某一

次舞会上某一个女生的花裙子，修正主义还真是害人不浅呢。

那是个充满风情的年代，美好的时光如同闪光的绸缎一样滑过。元旦晚会的钟声和祝福，带着弹舌音的俄语，高大的热情的苏联老师，“红莓花儿”是男生们给女生起的外号，啊，那个《青年近卫军》里在监狱中踩着靴子跳舞的柳芭，那个穿着水兵服的冬妮娅，她在薄薄的晨雾中为粗鲁的革命者保尔流下的泪水，这几乎完成了所有女生对初恋的最完美的勾勒。

有关苏联可以说很多很多，我有一次为一部小说中的人性化描写摇头晃脑地跟老妈赞叹再三，老妈不以为然，很见多识广地告诉我去看看《第四十一个》；人家苏联写得比这个好”。

一个红军女战士与她的白军俘虏一起在海难中流落荒岛，红军战士是个打鱼的姑娘，爱骂粗口，枪法极准，每次射击时都暗暗数着倒在自己枪下的白军，已经有四十个了。

红军姑娘牢牢记住了政委在死前交待的话：“决不能让俘虏活着回到他们的人手上去。”可是，爱情那东西没看过《社会各阶层分析》，在荒岛上开始放肆地四处游荡了。

火辣辣的太阳下面，红军姑娘粗糙的双手飞快地熟练地刮着鱼鳞，快乐地问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白军鬼子：“亲爱的，你为什么叹气？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情窦初开的姑娘后来亲手开枪打死了她的“亲爱的”，因为当白军的船靠岸时，她仓皇看着狂喜着奔向海边的心爱人儿，想起了政委的话。最后的场景是，红军姑娘扔了枪，跪在海水里，捧着她的枪口下的第四十一个人的头颅号啕大哭：“我的……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像破碎的玻璃球在海水里上下漂浮。

后来我找了许多苏联小说来看，在这以前我只知道伟大的托翁和屠格涅夫、契诃夫，还有倒霉的罗刹女王让韦小宝调戏了一把，现在知道了那是一个辽阔的顽强的国家，有一条静静的顿河，还知道了那块土地上的姑娘们有健美的胸脯和褐色的大辫子，七十多年前横空出世的一个国家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百感交

集的、不可动摇的地位，那个长着山羊胡子的矮个子列宁手指之处，中国的命运神奇地踏入了另一条轨道，从此翻云覆雨，从此沧海桑田，从此人间万象。

而今这一切都消失了，独联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它神圣吗？它有热血吗？它还强大吗？老妈对苏联的怀念如同怀念一种信仰。那尊英雄母亲的雕像，如今还有哪个儿子会来朝拜您呢？空旷红场上笔直站立的士兵，毛皮帽子上还会嵌有红五星吗？贝加尔湖畔的天鹅还会高举裸露的双臂向世人展现惊心动魄的美吗？

我想着法儿地安慰小布尔乔亚情绪大发作的老妈：您老甭操那份心……列宁老人家的遗体保管得很瓷实。红场前面照样有鸽子。体积与泰森有一拼的苏联老大妈照样在小酒馆喝国酒，我上月去酒吧小尝了一口伏尔加，觉出比二锅头强有力。至于说到天鹅，您老就更甭操心啦！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的门票您知道多少钱一张吗？我就不说了，怕您老反过去骂人家太修正主义……听说票卖得还很火，而且让苏联艺术家们惊喜地发现了中国的巨大市场，发现了中国老百姓的巨大艺术潜能，因为他们的百姓们正在操心面包的着落，基本上对天鹅们的鸟食不予过多重视了，于是乎苏联方面频频发团，前来搅和中国的天鹅湖水，把那一潭子混水搅和得都不生鱼虾、让人起腻了，这样下去，票价可望一降再降，降到您闺女我这等小民也能去艺术的神圣殿堂瞻仰天鹅风采了……

我在这儿苦口婆心，老妈怀旧之情还没打住，准备跟我再讲讲卓娅同志，有猪朋来电，邀去卡拉OK，我只好很没心肝地抛下老妈独看劣质国产剧，自己寻开心去了。

走在甬道上，旁边的包房里此起彼伏的狼嚎，一听就是夜生活过度的烟嗓子喊出来的，极有味道。

照例女士唱王菲，男士唱刘德华，忽然有位哥们儿不知哪根弦儿搭错了地儿，要唱《卡秋莎》，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红莓花

儿开》、《小路》、《三套车》,梨花开遍了天涯,小路弯弯伸向远方,心上人啊你怎么还不明白……

包房里总有一股子总也去不掉的烟味和劣质香水味混杂在一起,还有颜色可疑的沙发套,大屏幕上肤色模糊的三点女郎,在海边作远眺状、作回眸状。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平缓深沉的旋律中,霍洛维茨那张苦难深重的老脸在七星烟的缭绕中浮现,我想象中的大雪覆盖的广袤土地,沉默的大河,还有那个我从此再难忘记的红军女战士。

在荒岛上,白军尉官告诉渔家姑娘,我想回家,坐在壁炉旁的摇椅上,手里是最爱的书,膝头搭着毯子,窗外彼得堡的沉沉夜雾像怪兽一样扑在窗玻璃上,我有一艘游艇叫“玛格丽特”,是我姐姐的名字……战争,我厌恶战争!父亲告诉我要为了国家的荣誉去战,可我是多么讨厌这一切!等战争结束了,我要让你去读书……

可是我们的渔家姑娘毫不领情,跳起来气冲冲地骂他,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剥削者,我们才要战争到底,我们不怕死人!

这样的争吵不知发生多少次,两人又不理睬对方了。可是过不了多久,渔家姑娘又开始忙碌着熬鱼汤,她看着他细长白皙的手指,看着他苍白秀气的脸,不禁充满柔情地叹息,你这个挨千刀的,你们作少爷的享福享够了,这样的苦日子可怎么过得惯啊,天啊,你的眼睛那么蓝……

消失了的苏联,从此只能在历史书上活着,向男孩子们讲述莫斯科保卫战中那些名将的故事,而女孩子们是不屑于去弄明白为什么红军姑娘会亲手打死她最爱的蓝眼睛。我呢,因了老妈的缘故,在黑暗的 KTV 包房里艰难地试图去触摸那个女革命者的眼泪。

夜色中,儿歌在梦醒后从邻居家传来

陈洪金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小的山村里，
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嘀哩嘀哩嘀哩，嘀哩嘀哩哩。
嘀哩嘀哩嘀哩，嘀哩嘀哩哩。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儿歌《春天在哪里》

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生长着的时候，我看到一片山坡在不远处一直蔓延到村子外面的那条河边，我从来都不会忘记的歌谣，在我路过的沟渠与草丛里，在春夏秋冬的空气里飘荡着，我的梦幻与奔跑，我的仰望与呼喊，头顶上都会笼罩着连绵不绝的歌谣。岁月像飞进了林子的鸟儿一样一去不返，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二十多年，当我在一个与故乡只隔着一座山的县城里却很少回去的，成为一个无所归依的失意者的时候，在离我父亲家不远的

岳父家里，在那些黑沉沉的夜色里，竟然几乎每一次都会听那首名为《春天在哪里》的歌，把我从梦里拉出来，告诉我，一个人，在寒冷的冬夜里，似乎还在自由自在地唱着那一首从来都只属于童年的歌。

妻子回娘家的时候，往往是春节。她和我的父亲有着很深的隔阂，每一次春节到来的时候，她都会不顾我的面子，一如既往地回到她出生的那个村子里，与她的父亲高高兴兴地过上一个春节。结婚五六年了，我一次也没有回到我父亲的家里去过一回春节。虽然我很想回到那里去和父亲一起过一个简单而沉闷的春节，但是，不想在结婚后独自一个人回到父亲身边，让村里的人老是问我为什么不带着妻子回村。

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每一丝空气里都曾经有过我的歌声，村子里的老人们大多都还记得我，他们记得我，也往往是因为我当年曾让整个村子里充满了歌声，我曾经是一个继承了我母亲的歌唱天赋的孩子。我在村子里的沉默寡言被他们看成了谦逊与平和，他们都希望看到我带着妻子，踩着那满是灰尘和草叶的土路，慢慢地走进那个土墙上爬满了南瓜花的村子。我的婚后生活形成了我对父亲的村庄不由自主的隔离。于是，在岳父家里，我就注定了要听到那半夜里从岳父家屋后传来的儿歌声，被一个三十多岁的疯子一次又一次地在冬夜的寒冷中唱起来，传到我的睡梦中来，把我扰醒。

妻子的妹妹到丽江城里去打工，找了一个从四川来的打工仔。他老家已经靠近陕西，每一年的春节，他都没有回去，和我的小姨妹一起，回到岳父家里，我们一起过这个让人过多地想起团聚的节日。这样，岳父家里的人，在春节的时候骤然增多了许多。岳母每年看到那么多人回到她的身边热热闹闹地过节，当然心里很高兴。和往常一样，她总是把我一个人安排到楼上去睡，让四川小伙儿和岳父在一个房间里睡，她则和她的两个女儿睡一个房间，就算是一种难得的母女团聚罢。已经有三四个除夕夜

了，我都会在后半夜的时候，听到在岳父家屋后的邻居家的那个疯子，在寒冷的冬夜，唱起了我们曾经无数次唱过的《春天在哪里》。那不绝地在夜色里传到我的耳边来的歌声，每一年都是一个腔调，都是那样的欢快，那样的无忧无虑，仿佛他也无数回享受到了我们回回都过着的春节的快乐。

第一次听到后半夜才唱起来的那歌声，我在第二天起床后，就向岳母问起唱歌人的事。也许岳母早已习以为常了，回答我的问题有些轻描淡写。后来，妻子几次和我谈起屋后邻居家的事情，那个唱歌的人才在我的想象中慢慢地清晰起来。说起来，那个人应该是我妻子哥哥的多年同学，曾经相处得很不错的一个少年玩伴。在中学时期，他和我妻子的哥哥一起读书，一起考进丽江地区中学读高中，后来又一起同我妻子的哥哥考上了省城昆明的一所政法类大学。听岳母说，他家的家境不是很好，在他离开村子到外面求学的那些日子里，他家里能够给他提供的物质上的东西很少，每天的生活，只能靠几毛钱来维持。丽江的冬天总是很冷很冷，他却只能穿着单衣单裤，在寒风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冬天。他的中学时代，正是一个年轻人长身体的时候，也是年轻人用尽所有精力专心学习的时期。贫寒的家境，使他在饥饿与寒冷中苦苦地挣扎着，盼望功成名就的日子早日到来。

作为一起外出求学的同乡人和好朋友，妻子的哥哥虽然也曾经不止一回分出岳父寄去的一部分生活费和衣物来接济他。但是，这依然不能减轻他在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他在求学中的用脑过度与他严重的营养不良，如同一股巨大的潜流，越来越严峻地侵蚀着他的精神和肉体。妻子说，她哥哥在那时候就已开始发现，他在丽江读书的日子里，已经慢慢地衰弱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穷孩子，他还是一边嘴里因为饥饿和衰弱而抑制不住在淌出清澈的涎水，一边坚持着认真看书。物质的极度匮乏割断了一个农家孩子通过读书寻找出路的梦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地出现精神上的毛病。